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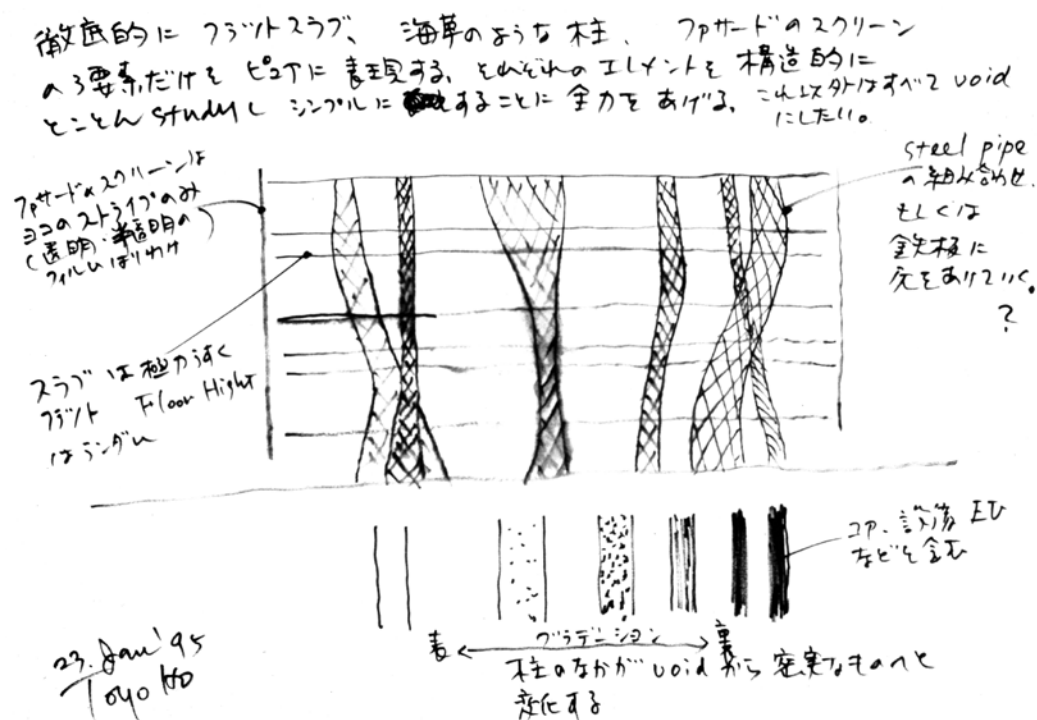
從贏得了仙台媒體館競圖之後，到完工為止，整整花費了六年之久，不但工程之艱困令人難以想像；甚至在贏得競圖之初，伊東還遭受到莫名其妙且不明究理的指控。當時的伊東毫不猶豫地親上火線在報紙上投書反擊，勇敢地為自己的建築創作做出辯護。以下是當時伊東的原文實錄：

對於「仙台媒體館」之報導的質問書

關於仙台市計畫中的「仙台媒體館」，在貴報社（《河北新報》）於十月三十一日的晚報當中，有一篇以〈對於仿樑木柱子「礙事」的嶄新之異論・反論〉為題的報導刊登了出來。基於公開競圖的結果所指定的設計者，以及作為進行基本設計中的主要當事人，對於貴社這樣的報導，我感到無比震驚而不解。

「仙台媒體館」是將圖書館、市民藝廊、視聽覺障礙者專用設施等多種機能加以整合，探求二十一世紀公共建築所應具備的樣貌而充滿企圖心的劃時代設計提案。目前正處於基本設計中最緊鑼密鼓的階段。十月二十六、二十七日這兩天，已舉辦了與本案有關的七組使用者團體的聽證會。然而在參考眾人的意見之後，正準備迎接即將於十一月二十一日進行的市民懇談會「暢所欲言」（Wai-Wai-Talk II）到來的此時，貴社竟然刊登了這樣的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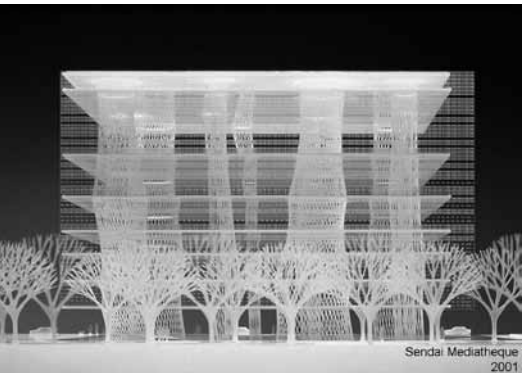
在我們聽取各方利用者的意見來進行設計調整的途中，貴報社竟以「極端少數」部分利用者團體的意見為基礎，寫了這篇帶有偏見的報導。而且這篇報導的內容當中，有幾



仙台媒體館的原始sketch，展現「悠游的水藻撐起樓板」的概念。



《河北新報》對伊東設計的仙台媒體館做出莫名其妙的指控。



仙台媒體館模型

個非常單純而致命、有違於事實的誤認存在。我認為就貴報社以正確、公平為旨的報導立場來說，很顯然地極有可能造成一般市民對本案產生相當大的誤解。關於以下我所指出的疑問，懇請貴社明確地加以回答。

就這篇報導的主旨來看，無疑是作出了「就縣藝術協會方面的意見而言，要求的展示面積之所以不足，乃是因為模仿了櫟木的『管狀元素』很礙事的緣故，像這樣無視於機能而以設計為優先，是基於競圖的設計方式所導致的結果，如果委託綜合型營造公司來做的話，不也就能夠達成機能優先的設計嗎」的指控。

我首先就「單純的事實誤認」這個部分來加以澄清。根據貴報引用某位建築關係從業人員的說法：「本次採用的設計競圖是綜合營造公司貪污瀆職的後遺症」、「委託綜合營造公司來做的話，就能夠機能優先」云云，似乎煞有其事，然而從公共建築的設計與施工分離原則來看，通常是不可能直接委託給綜合營造公司來做的。雖然不知道貴報社是向什麼樣的建築關係從業人員請教，不過這種程度的知識，就算對一般市民來說也幾乎算是基本常識，因此以貴報社記者這樣的見識，恐怕並沒有資格來評論什麼「綜合營造公司的貪污瀆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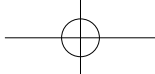
此外，「基於複雜林立的『管』的影響，使展示板的配置變得像迷宮一樣，區劃也無法自由。而且『管』本身還占了總樓地板面積的三成。」「從圖面加以計算的話，可以展示作品的面積只有不到一千八百平方公尺，相對於必要的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嚴重不足。讓設計來箝制機能絕對是很奇怪的。」這些池田耕村氏的主張也被刊登了出來。

我們在十月二十六日、市廳舍利用者團體的個別聽證會現場，對包含池田氏在內的縣藝術協會的諸位重要委員呈現了明確記載具有二五—二平方公尺展示面積之藝廊部分的平面。當然這個面積並不包含「管」的部分。然而這個兩千五百平方公尺的展示面積，充其量也不過是這個團體諸公的要求。在其他團體的聽證會上，我們也得到了來自年輕藝術家所表示的，「展示面積只需要二分之一就足夠了」的意見。

媒體館是新型態的設施，不只是牆面的展示，更需要針對或許像工作坊（workshop）這一類的、能夠進行更多元化之藝術活動場域的討論。然而只要讀了這份報導，不就會招致「只有藝術協會諸公的意見才是真理」的這種誤解不是嗎？

請問，寫這篇報導的先生有和我們一起確認過平面圖嗎？然後，是否有去聽取其他團體之藝術家的意見呢？由於這份報導在日期上寫的是十月三十一日，因此如果未將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的聽證會也納入參考前提的話，那麼這樣的報導只會讓人覺得貴社在最低限度事實的確認動作上，是有所怠慢的。

接著，剛才的主張所針對的是「展示空間的面積未能確保」、「展示空間就如同迷宮般是『管』所造成的」，而這樣的指控也都完全與事實相反。「管」的確占了大約三百平方公尺的面積，然而它的內部也有電梯與樓梯等垂直動線系統、空調風管，以及各種能源的配管類全部都包含在其中，因此原本就是必要而不可或缺的設備，和管的有無根本沒有關係。不僅如此，管的配置還利用了剩下的空間，讓來自上部的自然採光與自然換氣都變得可能。



正因為想在公共建築的空間裡恢復充滿活力的快樂氣氛，所以才有了這個勞煩許多人所建立起來的「管」。和這樣的意圖比較起來，「管」看起來像是什麼的這些表現性的問題，也只不過是芝麻綠豆般的小事罷了。／伊東豐雄

像這樣，使構造體與它們的機能一體化的系統，是企圖讓自然環境與建築融合在一起的新建築所應有的姿態。對於這樣的提案，不只是建築關係者、參加聽證會與「暢所欲言」懇談會的市民們，也都對本案寄予極大的期待。因此，這些「管」並不單單只是模仿定禪寺大道上的榉木行道樹所做的表面性設計，也絕對不是突發奇想所能長得出來的東西。更何況，藉由使用這些「管」所形成的結構系統，跨距可以加得遠比一般的樑柱構造系統都還來得大，因而將這棟建築進行多層次構築的做法是極為合理而有效的。

我們在二十六、二十七日的聽證會席上，將整理後的十三根管子，包括配置在南北側、內包著垂直動線系統而比較粗的管子，以及配置在中央部位、以自然採光與換氣為主要用途而比較細的管子的平面圖，清楚地呈現在世人面前。無論是任何人來看，都能夠很清楚地知道展示室絕不可能因為「管」的存在而成為迷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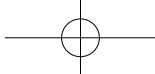
不僅如此，在五公尺見方的這個大樓層的中央部到下面的階層為止，都有柔和的光可以送進來，而能夠提供觀賞繪畫與讀書休憩的良好空間。事實上，圖書館的利用者團體成員們也都對於這個方式表達了贊同的意見。再者，從設備設計的觀點來看，這對人工照明的省能化也會是極為有效的方法。

此外，雖然對於這些管也有著「衝擊太大，展示作品會因而變得很不顯眼」這一類的意見，不過「管」會看起來像是樹木，其實也只有從定禪寺大道，也就是只有從外部來看才察覺得到。在作品所展示的各樓層之內，這些管只不過會是覆蓋著半透明玻璃的牆面而已。管的周邊不僅可做為放置座椅的休息區，也能成為正好需要自然光之雕刻作品的展示場所。

關於地板面的耐荷重數值與展示物的搬入方式等等，仙台媒體館和一般的專用美術館相較之下，也絕對毫不遜色。而在基本設計的途中，貴社在沒有和我們做任何確認的動作之前，就擅自把這種「誤導結論的評論」刊登在報紙上，對於設計者來說實在是難以置信。

定禪寺大道這個地方並不僅限於仙台這裡，而是在全國境內也都是屈指可數的美麗大道。對於這樣的場所，媒體館這個新時代的建築究竟應該帶有什麼樣的容顏，可想而知對仙台台的市街風貌營造會是極為重大的課題。我確信也就因為如此，所以市民才共同參與思考，而在公開的程序中舉辦了競圖，而設計也在進行當中。單單只是模仿了榉木的物件而像舞台道具般地放在那裡而已的話，對於這條美麗的定禪寺大道是非常失禮的。如果建築是以設計或機能的這些單純的邏輯就可以蓋得出來的話，那麼二百多位建築家花費龐大能量所參與的這個公開競圖到底又算什麼呢？我想應該不會有這麼無聊而不具建設性的議論才對吧。

像仙台媒體館這樣探索著前所未有的新公共建築應有的姿態與嶄新可能性的狀況中，對於多數的利用者會陳述各種意見是理所當然的這件事，市府與我們都可以完全理解。



也就是因為這樣，才會舉行與利用者的人們之間的聽證會，並企劃了「暢所欲言」的市民懇談會。像這麼公開的設計進行方式，在我國可以算是一種另類而嶄新的嘗試吧。在如此積極而充滿企圖心的建設途中，完全只是作為某個極小部分利用者團體之利益的代言般的形式，並且是基於對許多事實的誤認所刊登出來的這篇報導，除了讓議論矮小化之外，什麼都不是。

懇請對以上的指摘與疑問加以明確地回答，並且盡快做出可以解開讀者誤解的最佳處置。

伊東除了上報投書為自己的作品辯護之外，整個設計團隊為了讓仙台媒體館這個嶄新而另類的設計理念能夠為世人所接納，也組成了宣導與說明的專案小組來進行宣傳與教育性的工作。他們除了針對今後將使用媒體館內部主要空間的館方人員與地方藝術團體做詳盡而綿密的面對面溝通之外，也對一般使用者的市民做了無數次的公開說明會。就在這樣的一步一腳印之下，仙台案逐漸克服了排山倒海而來的技術問題與非技術性的問題，而邁向光輝的落成之路。

歷經了六年的建築歷程，仙台媒體館終於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夕的二〇〇〇年底正式開幕。這件作品被美國新一代建築評論家Sanford Kwiner讚譽為「自萊特的古根漢美術館以來，在建築組織與構法上最具創造力的革命性代表作」。

伊東在日後提到——

「關於『仙台案』，我整個創作的想法從那之後有了非常大的轉變……當時的我創作建築其實並不是為了要讓人住得舒服，或是為了要讓很多人接受我的東西，相反的，我是站在一個要批判當時的社會現況的角度，而產生一連串的作為。尤其是『仙台案』這個案子，在一開始時這個案子是被完全否定的，因為東西太前衛了，當地人沒有辦法接受。可是在不斷地持續溝通、不斷地召開公聽會的過程當中，我終於跨越了這個障礙，也慢慢地藉由這個案子，得到了某些自信。這個案子的成功讓我有更多的勇氣，而我也慢慢地轉變成為入世的建築師。也就是在那之後，我才終於找到了在我體內當中，相信自己所做的是為了某個社會、或某個環境而存在的建築這樣的思路。更簡單地來說，一直到了『仙台案』，我才開始覺得做建築真好！」³

對於伊東本人而言，仙台媒體館的完成是其建築生涯的里程碑，也是伊東終於體會到創作建築的真正喜悅的關鍵所在。以下轉載伊東於二〇〇一年發表在《>》建築雜誌春季號中，親自寫下的這些文字，與讀者共享伊東在仙台案中的心境轉折。

3／節錄自〈與伊東豐雄的對話——空間中的「流動性」、邁向設計的自由〉，《>》建築雜誌第六期，二〇〇六年田園城市出版。



融入林蔭大道風景中的仙台媒體館，於二〇〇〇年底完工啟用。